

CENTURY
FORUM

世纪讲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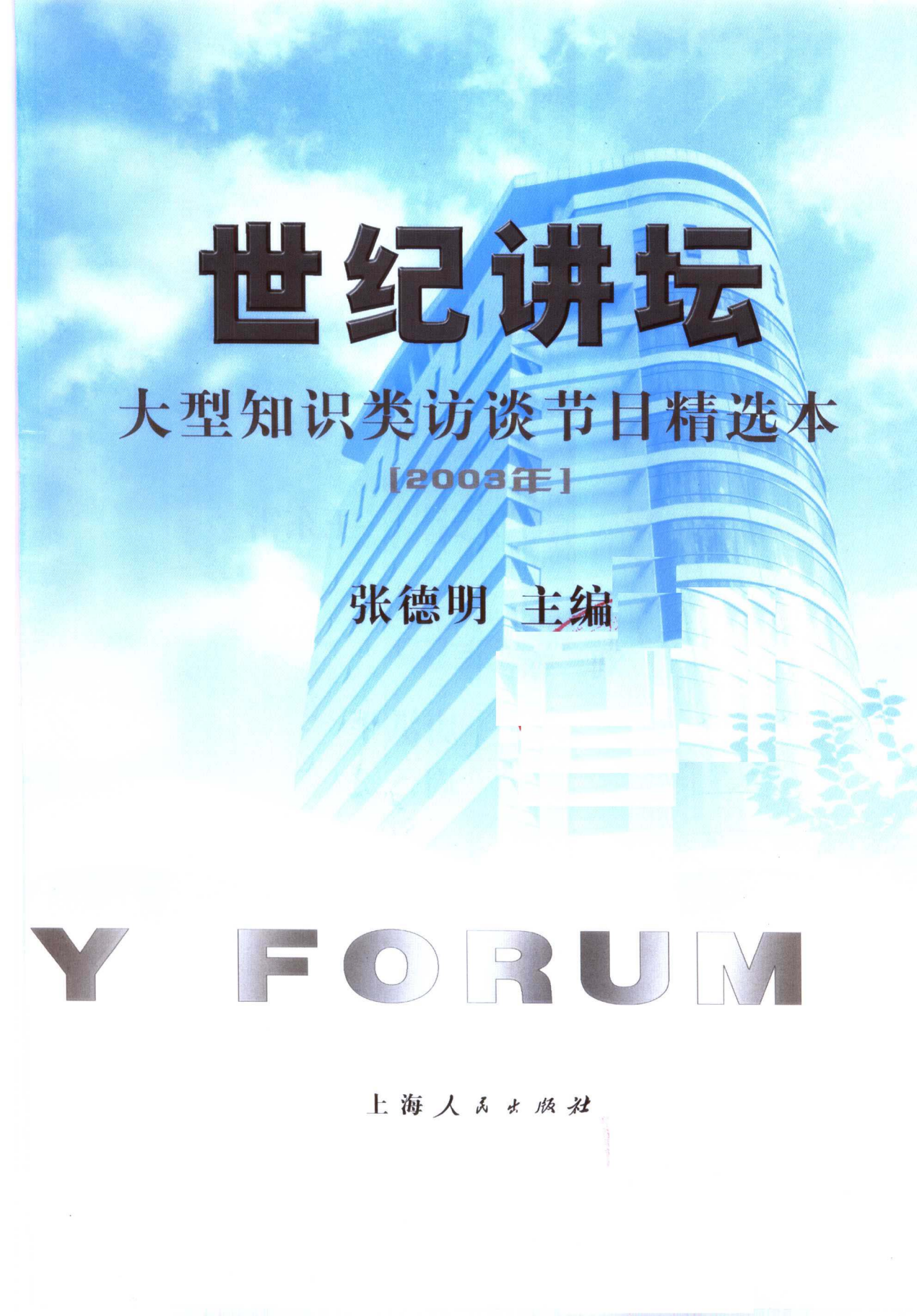
大型知识类访谈节目精选本

【2003年】

张德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讲坛

大型知识类访谈节目精选本

[2003年]

张德明 主编

Y FORUM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讲坛:大型知识类访谈节目精选本 2003 年/张德明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ISBN 7-208-04615-8

I. 世... II. 张... III. 演说—汇编—世界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302 号

责任编辑 曹利群

特约编辑 黄建章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世 纪 讲 坛

大型知识类访谈节目精选本

(2003 年)

张德明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320,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08-04615-8/G·859

定价 28.00 元

世纪讲坛

目录

[2003年]



张德明 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
主编的话



杨福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



刘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MBA 教育与企业家精神



刘光溪 WTO 上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WTO: 挑战人才结构



吕型伟 著名教育家
展望 21 世纪的教育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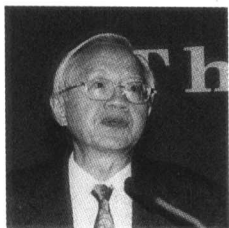
8

22

34

46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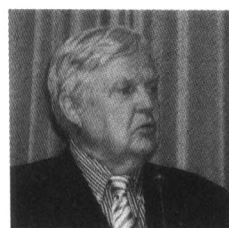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鲍泰利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高级国际研究院兼职教授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再造信用文化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亚洲多种经济中的货币、
财政与汇率政策



诺德豪斯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新经济的经济学



厉无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产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诸大建 同济大学教授

环境时代与可持续发展

FORUM



丁肇中 著名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我所经历的实验物理学



张奠宙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数学文化：理性文明的火车头



傅继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遗传学教授
克隆与伦理



汪品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
走向海洋世纪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
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与建筑



沈致远 美国杜邦公司中心研究院院士
科学是美丽的

CENTURY



钱定平 著名作家

李白和莎士比亚相会
在霍金的果壳

208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人口流动与中国的未来

220



陆谷孙 复旦大学教授

漫谈 21 世纪的语言文化

232



王德峰 复旦大学教授

哲学与我们民族的未来

244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黄河边上的中国

256



金庸 著名武侠小说家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诚信与人文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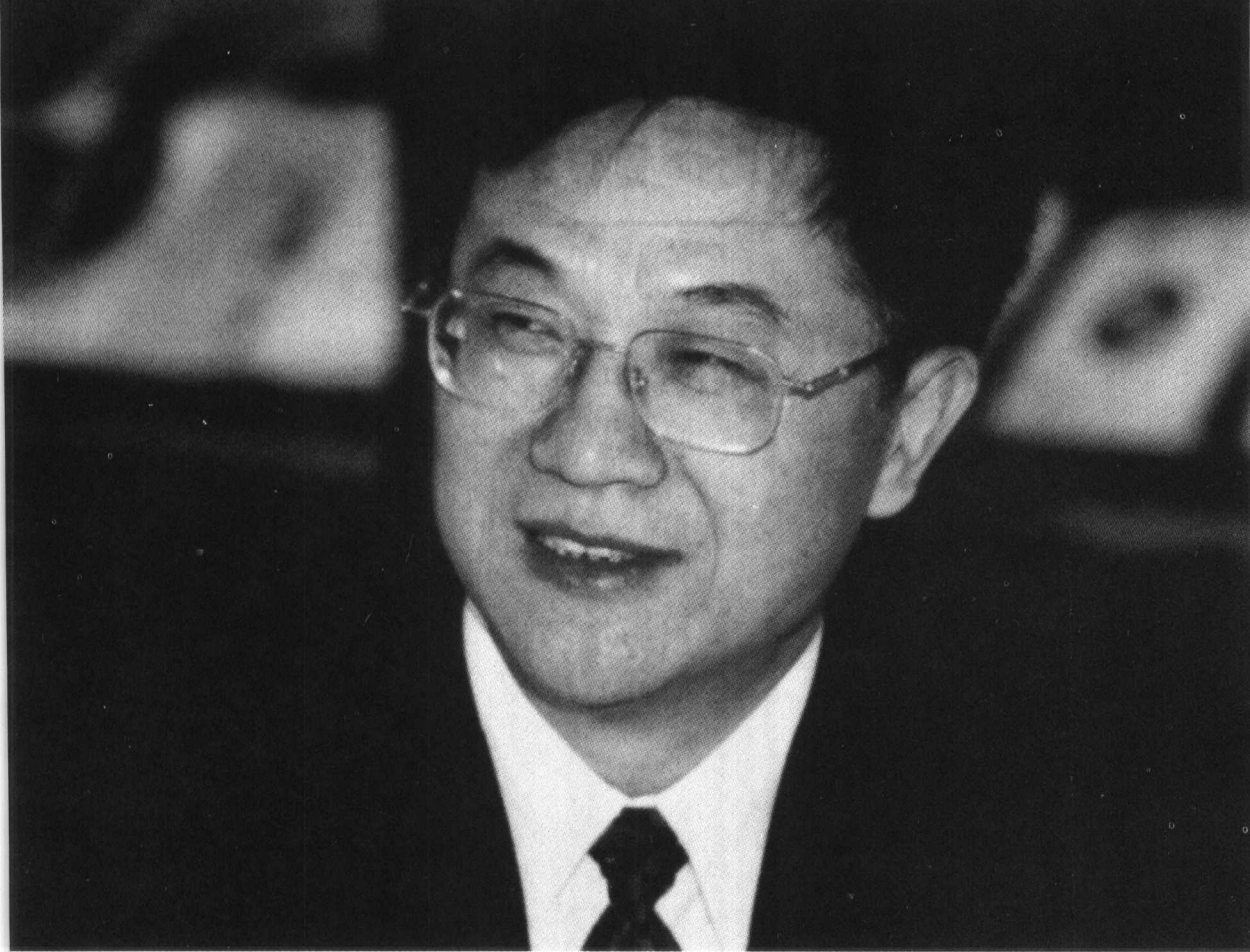
266

FORUM



魏明伦 著名剧作家
戏剧与当代意识

276



主 编 的 话

万象更新，思想为先。中国是一个重思辨的国家。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近代救国义士的振臂宣讲，思辨的影子处处可寻。传先知，启蒙昧，重辨析，尚义理，文明的传承在思想的锐变中得以展现。特别是近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各门学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外延拓展，知识层面的“一日三秋”不再是个神话。所以，构建一个系统的知识传授平台，广邀四方名家登台传道授业解惑，显得尤为必要。鉴于此，上海教育电视台于2002年4月推出大型知识类谈话节目《世纪讲坛》。

《世纪讲坛》以弘扬科学精神、倡导人文关怀为宗旨，依托社会和校园的学术成果和信息整合等资源，“聚焦社会热点话题，阐发名人独到见解，涉猎百科知识前沿，展现青年新锐气象”。《世纪讲坛》重在推陈出新，在强调前瞻性的同时兼顾内容的国际化，采用系列专题的形式凸现栏目的风格与特征，陆续推出



《中外著名经济学大师》、《科学与人文》、《院士圆桌会议》、《科学与社会福利》等系列演讲。这些演讲推出后,引起观众们强烈的反响,他们纷纷致电询问,对节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世纪讲坛》在发展中进步,在进步中发展。

在《世纪讲坛》初创阶段,节目组就决心要在缤纷的电视节目中创立属于教育电视台的品牌节目。制片人王东雷提出把节目办成体现上海学术水平的知识类访谈节目。壮志之下,他从约请嘉宾、筛选话题,到铺展材料、制作节目,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一次又一次理性的飨宴,凝结着智慧的火花,闪烁着激情的光芒。主持人徐丽霞在台上与众多大家谈学论知,侃侃而谈,可台下的“备课”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大家不懈地努力,《世纪讲坛》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随着制作队伍的不断壮大,两位年轻的编导周媛、杨波加入到节目组中来。从此,大家经常到电视台附近的茶楼喝茶,许多飘忽突出的灵感、新奇有趣的创意就在“锵锵三人行”中纷呈而至。

《世纪讲坛》还有值得一书的“智囊团”。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军教授,他曾是节目的嘉宾,但又在《中外著名经济学大师》系列演讲中披挂上阵,为观众逐一导读点评。又如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宣传部吴兆路,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杜公卓、宣传部胡文晶,同济大学学生处马锦明、吴为民,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蒋宏等等,都给节目的选题和制作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特别要感谢参加节目的嘉宾们。他们都是各个领域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在百忙中走进电视演播室,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带来充满激情、充满睿智的演讲。其实,他们才是《世纪讲坛》的灵魂,是节目成功的源泉。一个精英,一道风景。在与这群“知识精英”打交道的日子里,节目组时时感受到难以言喻的愉悦,聆听其思想,品味其人格。作为每位嘉宾演讲的第一观众,编导们在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又一个广袤的世界在娓娓地交谈中展开……

在2003年春回大地、万物萌生的季节里,《世纪讲坛》节目组与上海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遴选出其中的一批精品,记录声音,记录思想,整理成书。讲坛之声不过百米,文章之言能越千山,愿《世纪讲坛——大型知识类访谈节目精选本》与广大读者一道分享。

上海教育电视台 台长

张兆明

2003年3月31日



杨福家

简介

1936年6月生。1987年8月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任数理学部常委、上海市科协主席,1993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95年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

2001年1月,英国诺丁汉大学校董会宣布:鉴于“杨福家教授的科学成就及国际影响”,正式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杨福家为下届校监,任期三年。据悉,这是英国重点高校第一次选举中国学者为校监。校监的责任包括主持每年一次的校董会,讨论学校重大事件并主持每年暑期的学位授予仪式。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 的高等教育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杨福家教授，今天我们现场来了特别多的观众，而且很多人没有位子已经坐到了台阶上。据我所知，很多都是来自复旦的同学，您是不是见到他们感到特别亲切？

杨福家：对啊，我很高兴见到这么多同学。复旦（同学）来了我既高兴又感到有一点遗憾，我应该在复旦大学见你们，但是让你们跑到这儿来才能够见到我。

主持人：不过，这也是给了我们除了复旦以外的更多观众一些机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请杨教授开始今天的演讲。

演讲

我讲的是中外高等教育比较，这是教育电视台给我出的题目，我今天是来应试的。

在2001年9月27日的《文汇报》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上面写“清华哈佛学生水平哪个高？”，下面有很大的字，我感到很荣幸，把我的名字放得这么大。第一句话是“杨振宁：清华平均水准高”，下面一句是“杨福家：哈佛创造能力强”。人家问我：“你怎么和杨振宁辩论起来了？”杨振宁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我呢，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虽然现在到国外去的次数比较多。我感到我们两个人都有中国传统的美德，大家都比较谦虚。所以呢，他就把中国学生讲得好一点，我呢，就讲美国的学生好的一些方面。我很推崇丹麦科学家玻尔的互补原理。玻尔讲要了解一个分币，你必须看它两面，才全面。单看一面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互补原理。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教育，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同时我感到，怎么比较，要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怎么比的问题。1998年6月江泽民同志接见我们院士的时候，他举了二十几个例子，讲了一句规律性的话，他说：“综观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明、发现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我们作为院士很荣幸，每逢双年，江泽民同志都会给我们作报告，2001年是45分钟，1998年也是45分钟，我数了一下：在两个45分钟中，江泽民同志讲到“创新”两个字的次数，差不多有60次吧。因此，我感到比较教育，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教育是否有利



于培养创新的人才。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 1998 年讲到牛顿、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贝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李政道、杨振宁,以及 20 世纪三大发现的第三个发现,发现 DNA 结构的两位科学家华生和克里克,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20 多岁就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去年讲话的最后,他用了很大的声音讲:“创新,创新,再创新!”怎么创新?创新的基础就在教育。我们综观所有的成功人士,他们的背后都蕴含着好奇心、激情、胸怀大志、广博的知识、艰苦奋斗的品质,还有就是团队精神和诚信。最近报纸上“诚信”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确实,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知识经济的发展。

那么,我们的教育怎么有利于这些品质的培养呢?下面我就从这个角度来比较中外教育的差别。我感到第一个差别是:同学如何进校门,中外是不一样的,过这个“关”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考试。考试要不要?要!现在一谈到应试教育这么几个字,就有一种贬义。其实,考试本身并不坏,但我感到有一点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一卷定终身、一分定终身。有一次,一位同事来见我,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说他的女儿考了 99 分。我是搞物理的,不认为 99 和 100 有什么本质差别,误差百分之一是国际水平嘛。但他的回答让我无话可说,他说,差一分能进你们复旦大学吗?教育电视台每年暑假都要公布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线,而且教委宣布,所有进大学的人都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以上,没有一个人开后门的。这个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上个礼拜在北京开会,报纸头条的套红标题:“妈妈,让我去扫厕所吧,我不要再考了”。这条消息说,这个同学各方面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他已经非常厌烦学习。我在上海碰到一个朋友的女儿,是初中生,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她讲了一句话,也很震撼我。她说:“如果我有来生的话,再也不做学生了。我每天晚上做功课到 12 点,有的时候到 1 点、2 点。”家长看了很心疼,教师与校长的压力也很重,他们都在想明年有多少同学能进重点中学,有多少同学能进大学?照上海人的口头语,这真是“性命交关”。但是,让我们看看那些有成就的人。比如说在座的如果学过物理学,都知道今天电是哪里来的。19 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法拉第,13 岁在装订百科全书的时候看到“电学”这个条目,他就着了迷,从此对电学感兴趣,后来创造发明了发电机。而麦克斯威尔呢,在博物馆里看到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大感兴趣,从此决心钻研电磁学。麦克斯威尔理论,成为 19 世纪经典物理的基石之一。爱因斯坦 12 岁的时候有人送他一本书,叫《几何原理》,从此产生了奇迹。大家都知道相对论和几何学有密切的关系。我还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说明,一个人在小时候的兴趣和好奇心,对他的一生会有很大影响。然而,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扼杀了许多青少年的兴



趣与爱好!那么,国外学生怎么进高校呢?拿美国名校为例:要进好的大学,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是有个 SAT 考试,满分 1600 分,进哈佛大概要 1400 分以上。但是没关系,压力不大,因为一年有 7 次考试机会,随你什么时候去考,在高一时也可以去考,也不管你考几次,考到你满意为止。第二,高中四年要学 220 个学分,你三年学完也可以,五年学完也可以,220 个学分,每一门课 5 个学分,实行学分制(据说,我国部分高中已开始实行学分制,但不知有多少课程可供选择)。第三,中学考试的平均成绩要 B,什么叫 B,不是一张考卷代表全部的分数,一张考卷给你的大概最多占总分的一半,你回答考题即使是全部对了,也只给你 50 分。平时你做一个航天的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都可以拿 25 分、30 分。另外,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甚至于对同学的帮助有时也会算分。这样综合起来,看你是 A 还是 B。第四,考大学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不好随便写,要有个性的推荐信。很多同学要出国了,常来找我写推荐信,甚至把草稿写好来给我,有些草稿什么人都好用,没有个性,这是最不受欢迎的推荐信。有一次我为一位同学写推荐信,斯坦福大学的老师一看,就要他。为什么?我在里面写了一句话:这位同学从小修电视机,什么坏的电视机到他手里都能修。斯坦福的老师看到了这位同学的个性,能修电视机的人做实验恐怕不会太差,要他。所以有个性的推荐信非常重要。第五,个别面谈。对于同学的水平,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找你一谈就很清楚了。这就是国外很多名大学的“五关”。但是有人会说,如果你把国内现有的一套很严密的考试制度改掉,最危险的就是走后门,你怎么防止走后门呢?

中外高等教育第二个差异就是有没有淘汰制。我做复旦校长的第一天就说了,要成为一流大学,没有淘汰是不行的。不是进了大学就是保险箱,你就一定能毕业的。有了严格的淘汰制,开大后门都没关系。我国某大学物理系有位很有名的教授,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拿博士学位的,后来他的儿子对普林斯顿大学讲:我希望进你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一看,老校友的儿子来了,当即表示欢迎。这算不算开后门?算!而且是开大后门,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很不行,你就自讨苦吃了。很多同学到我办公室里来,希望到美国去,到英国去,请我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首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要与国外的大学相配,这个大学的水平如果比你能力差得太多,你去就没意思。山上没有老虎,你猴子去称大王,大王称到最后对你没好处。但是,如果这个学校比你好得太多,你也受不了。所以最好是比你能力能承受的强一点,你努力一下可以上去。否则,你开后门进去,就是自讨苦吃了,过一年你就得走了。

第三个差异,就是不同学校发不同的音。整个国家的大学结构就好像一个乐队,要奏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需要大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如果只有大



钢琴,再好的大钢琴也不行的!不同的学校应有不同的教育策略,对不同的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牛津、哈佛、加州理工学院,还有纽约一个服装学院,各校就发不同的音。几年前我有幸参加了美国 3688 所高等院校的校长大会,会上表扬了五种类型的学校。有一个人发言中有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有道理。他说:如果美国哈佛大学多一点,拿诺贝尔奖的人就会多一点;如果各种大学毕业生都去拿诺贝尔奖,美国的社会就要崩溃了。在会上有一个拿大奖的高等学府是纽约的服装学院 (*institute of fashion*),搞设计服装的,培养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你说服装设计师比诺贝尔奖差,不见得,不管哪方面都不差。再讲加州理工学院,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学校,董事会在成立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有规定,不管谁做校长,这个学校的规模不能扩大。这个学校约有 2000 名学生,其中 1100 位研究生、900 位大学生。学校占地也很小,不像我们一定要大而再大,似乎大就是一流。但这样小的学校评来评去都是世界前十名之内的,我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是它培养的,遗传学专家谈家桢也是它培养的,它的生物技术,物理学,航空航天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纽约的服装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是世界一流的,牛津是世界一流的,剑桥是世界一流的,各家发的音都不一样。不同学校发不同的音,这样才能够奏出美妙的乐章。如果我们都往一个方面挤,就不可能奏出动听的乐曲!而且,不同学科对学位的要求也不一样的。比如,有些学校向我显示说“我们培养了多少多少工商管理博士”。我听了感到很奇怪,世界上所有大公司的老板,拿 MBA 就够了,没有人会去拿工商管理博士。谁拿工商管理博士?是为了搞学术研究的、搞咨询的。听起来是博士好听,但不能说它一定比硕士高。但是你如果搞物理,对不起,你如果只拿到物理学的硕士,说明你这个人不适合搞物理,你博士都念不到还研究什么物理啊。研究物理,非要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要经历几年的博士后,你才能够深入到物理学领域中间去。化学,一般也应该拿博士。化工呢?不一定,在很多情况下硕士就够了。现在还有一个很时髦的生物信息工程,在很多情况下,大学毕业生也就够了。所以,不同的学科要求的学位是不一样的,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据说,我国今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有 65 万,去年是 46 万,上升速度之快,超国际水平,研究生的绝对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是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最近报纸上的消息说,某地出年薪 16 万聘请高级技工,没人响应。我感到我们有些失调了,高等职业学校被人看不起。最近我见到一个统计数字,在技术工人中间,中国的高级技工只有百分之五,而美国是百分之三十五,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全国企业产品的平均合格率只有 70%,不良产品的经济损失每年达 2000 亿之巨(苏林、蔡劲松,《科学时报》)





2002. 6. 13)。所以,我感到,怎么使得我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高等学校结构,这是非常重要的。英国目前年轻人进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已达到 43%,计划在 2010 年达到 50%。如何“扩招”?从社会实际出发,扩大高职人才,学习两年即有一个新设的学位,并直接进入有关企事业单位。像牛津、剑桥是培养精英的,并无扩招需要。董建华先生在香港大学 90 周年校庆时致词,说整个社会(高教)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型(毛入学率大于 15%)时,像香港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主要任务仍旧是培养社会精英!学校不同,发不同的音,都属社会需要。

第四个差异,是高校内部的矩形结构。这一差异导致了培养学生方法上的根本差异。我感到,任何的高等院校,它内部的结构都是像一个矩形,在数学上称为矩阵。好像围棋的棋盘,纵横交错,纵的方向是本科教学,横的方向是研究(包括研究生培养、专业教学)。不同学校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外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多半是细长条矩形(摩天大厦型),纵向不多,横向是一层又一层;但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确是扁长条矩形(楼层不多的宫殿型),纵向丰富多彩,而横向只有几层。在我国却趋于雷同,成为了正方形或扁长条。依国际经验,对复旦、北大这样的学校来说,纵向要越少越好,横向多点没关系,可以百花齐放。本科教学的方向不能多,但横向交叉学科、研究的机构可以多。有的学校非常喜欢报纸宣传、电台宣传,又成立了某个新学院。要成立学院,如果是复旦这样的学校,我首先问你这个学院是教学的还是研究的。如果是本科教学的,我就不赞成,是研究的可以。在两年半前,我统计过,高中生进了复旦大学后被领到了 46 个小胡同里面去,而且“胡同”名字越好听家长越高兴。我做校长的时候,9 月份最麻烦,不少家长来找我:“我的儿子明明要读国际经济,你怎么给他读经济了?”“我女儿明明要学涉外会计,你怎么让她学会会计了?”上海交大这个时候也不落后,是 57 个口子。北大呢,去年 3 月份我参加了“211”的评审,知道他们一共 59 个口子(如果是高等职业学校,59 个口子就好得很,要求不一样么)。而进哈佛大学只有一个口子:进哈佛学院;进耶鲁大学,只进耶鲁学院。记者问我,这个差异意味着什么?我建议他们去采访正在国外一流大学念书的学生家长,他会告诉你进了哈佛大学两年以后,自己的子女所起的变化。我们是把学生领到一个小胡同,而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一进大学就在大观园里游来游去,两年以后就见颜色了。我简单地再讲两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早就规定,任何人都要学文化,学逻辑,学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七艺),后又加语文、人文、社会、自然。它培养的是完整的人,具备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以及能够识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这就是通识教育,又称广博教育。广博教育里面有六个方面的课是任何人都要学的,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艺术、道德、科学、社会分析*,所以进去一年

* 韩敏中(文汇报,2002 年 1 月 27 日)、吴国平(科学时报,2002 年 1 月 24 日)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级二年级,你问他是什么系的,他回答:我什么系都不是!到了三年级,他会主修一些感兴趣的课程。由于这样的差异,造成了颇为不同的结果。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发现一位老教授用他一半工作量指导 160 个学生,我了解他究竟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名单,他就拿出四个板子,每个板子上面 40 张照片,说这就是我辅导的学生。学生们称他为“准父母”。我随便点了一个看上去像华人的学生,我说你是不是给我谈谈这个同学的情况。他马上如数家珍般一一给我说了,而且说到这个学生在本科生时主修的是音乐,然后到这里来学医学。我们这里不太能想象学音乐的人怎么去学医学,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很普通的事情。据说进该学院的这 160 名学生在本科学习时,一半以上主修的并非自然科学。优良的人文素质对于从事医学事业的人,对于一个优秀医务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哈佛大学本科只有一个学院,称为“哈佛学院”,至于什么医学院、牙科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政治学院,都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情。有三百历史的耶鲁大学也是这样。

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受教育”与“受培训”是两个概念。顺便说一句,网络是培训人的有力工具,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成为教育人的主要工具。某些以一流研究型大学为主要方向的大学,把高中生引入新办的网络学院是十分荒唐的!至于那些认为 30 年后可以用虚拟大学代替现有大学的说法,更是不懂教育与培训之间有质的差别!

不久前,喜闻北大已开始试点。部分新生入校不分专业,进入“元培计划班”(纪念老校长蔡元培),获得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在一年半后再选择专业。清华、上海交大、复旦等校也有相似举措。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

下面一个重要差异是研究生,我感到这是作为研究型大学的中外高校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异。不久前清华大学花十万美金请了一个外籍人士来做系主任,北京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叫我对此发表评价,我说第一很赞成,清华大学有魄力,花这么多钱去请一个人,人的价值在清华大学得到了体现(不过,我并不赞成公布工资额度,这是个人隐私么)。但与此同时,你也别小看一些已经在清华、在北大、在复旦工作的教授,他们的水平并不差。当然,外国一流高校中有更高水平的,但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我碰到过很多教授,他们的水平与我们的水平相当,也不是高得太多。然而,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差异:国外很多教授的手下都有 10 个、20 个研究生在拼命干活。比如,复旦大学在过去 20 年培养的、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两个人,现在作为诺贝尔奖金候选者在斯坦福大学作正教授。做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是不容易的,斯坦福大学绝对是全世